

11.16

細陽春秋

第三輯



太和縣政協文史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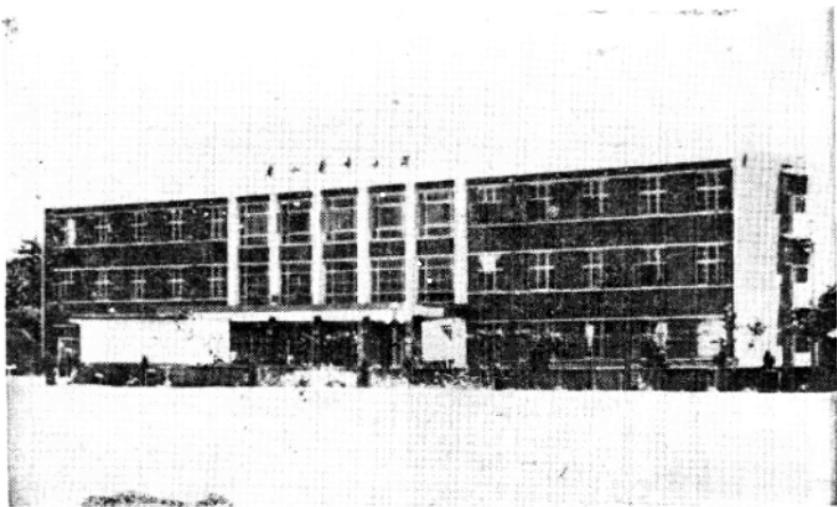
一、1927—1928杨虎城将军的军部所在地



二、谢葆真在太和时的住址（太和福音堂）



三、太和酒厂营业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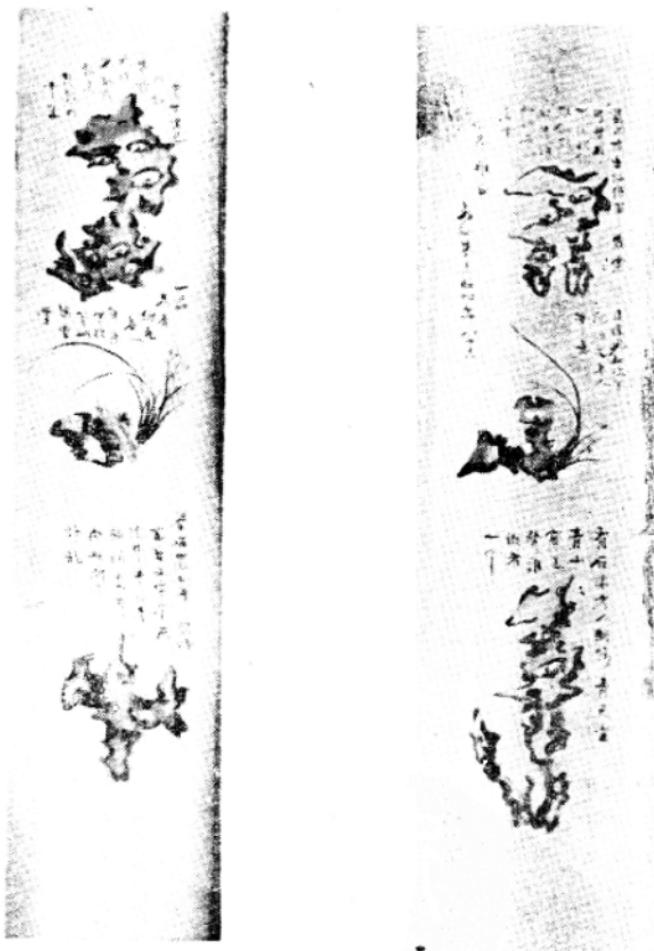


四、新建太和中医院



王家和剪纸：麒麟送子

以上图片由哈九思、王国珍拍摄



朱飞仙：石兰屏：

目 录

杨虎城将军在太和	政协文史办公室	(1)
杨虎城在太和时所办的青年革命训练班	孔宜民	(7)
回忆李弼汉与杨虎城一段往事	贾学海	(8)
在开辟李兴区之前	梁兴华	(10)
解放陈寨，乘胜追击	李国强	(17)
解放战争时期的片断回忆	周 云	(18)
汝庙事件	王青高	(20)
茨谷区队的一次叛变经过		
黄勇口述 张国荣 郭亚民整理		(22)
火烧旧县集	翟鸿亮	(26)
沙河警备司令部的一桩烟毒案	徐旬雨	(30)
惨无人道的大股土匪	张勉之	(32)
漫谈太和旧县府与原差	刘慎五	(34)
也谈原差	曹壁光口述	(39)
民国初期的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张勉之	(42)
解放前我县中等学校简介	张保廉	(44)
太和县卫生防疫工作的变化	周一民 宫光显	(52)
界首——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	阎立品	(54)
抗日时期太和黄水灾害的几点资料	太和地方志办公室	(67)

太亳公路今昔	云金声 凡金灿	(71)
孙万盛丝店	孙大同	(77)
马宏盛清真糕点	马洪章	(81)
也谈马宏盛果店	张玉中	(83)
李世陆烧饼	李永鹏 马洪章	(85)
民间借贷概述	赵德宽	(86)
张东呆	张仲明	(89)
回忆齐国庆	邹安中	(92)
红军烈士段恒昌	魏从龙 徐超山	(94)
为保卫党的事业不怕牺牲的女共产党员		
——忆姑母周苏同志生平事迹	陈耀东 周颖	(96)
著名塾师巴清光	张彬之 张振华	(104)
纪念王安贞先生	邱琢之	(105)
朱飞仙其人	蒋汇川 王 船	(110)
太和县天主教史略	丁朝祥	(115)
太和县基督教	统战部民族宗教科	(118)
牧师师沛仁出丑现形记	统战部民族宗教科	(120)
太和谚语选	肖兵 刘庆	(123)

补白小品

感 怀	郭廷康	(6)
呈静臣叔祖	王丹岑	(29)
赠朱佛定先生	王丹岑	(43)
六月六是什么节	乐 乡	(103)

编 后

杨虎城将军在太和

政协文史办公室

一九二七年初冬，杨虎城将军率领的国民军第十军进驻太和，我党著名活动家南汉宸、魏野畴等同志也随同到来，迅速改变了皖北地区的政治局面，使原来只由回乡革命青年点燃的星星火炬汇成了燎原大火，揭开了皖北地区民主大革命的序幕。其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建国以来，对我党在杨军中的活动，作了大量调查和报导，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以杨虎城将军为代表的国民党进步力量，在我党参助下，在太和一带所进行的一系列民主进步活动，却为人们所忽视。现根据太和老人的口碑资料，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件，说明杨虎城将军在太和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工作。

一、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太和不断有大军过境或驻扎。县城学校尽被占用，学校一律停办。杨虎城将军进城之日，各界派代表欢迎。有的代表向杨反映了这一情况，杨当即拍板：“凡住进学校的军队立即撤出，县城学校三天内一律复课”。结果如期实现，群众十分感佩。

同年十一月，由杨部管辖的太和县政府下令：凡境内荒

废寺庙，一律改作校舍；大型庙宇，除留给僧道住处外，腾出多余房屋办学；所有庙地，除留少许供僧道自耕自食，其余尽收归学产。号令一出，全县纷纷扒神办学，太和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仅县城以内，就用关帝庙办了一所贫民小学，用文庙东院办了一所女子小学。为了解决师资缺乏，杨军还协助地方办了一期师资培训班，为地方培养小学教师四十余人。

杨军中的政工人员，不断到小学、中学去讲课，作形势报告。南汉宸同志曾给学生讲过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还和中小学生一起演“文明戏”，开联欢会。

杨虎城将军在太和扒神办学，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毁灭宗教文化。他曾向太和人士作过这样的解释：“太和不少庙宇，处在荒村旷野，既无僧道，也无香火，常为强人聚处。庙产多为豪绅把持。以庙办学，庙产归校，实为利国利民之举”。对于地方名胜，杨军还是认真保护的。如县北六十里的倪邱集，有一座明代建造的倪宽庙，内有“课最堂”、“经锄楼”等纪念性建筑。“锄楼映月”，是太和八景之一。杨军对这座庙宇保护得很好，不准军队、学校占用纪念性建筑，不准把名家书写的匾额改作黑板。庙内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巘写的几块匾额，一直保存到民国后期才毁坏。

杨军的扒神办学，必然招来反动封建势力的反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杨军移防，方鼎英部进驻太和，素日把持庙产的地方豪绅，操纵僧道尼姑出面控告，方部竟将参与此事的地方进步人士李弼汉加以逮捕，险被枪杀。担任教育局长的张鹤云，也只好躲出避难。

二、打击豪绅地主

民国以后，太和出现一个新的豪绅地主阶层。他们撕去了封建绅士仁义道德的面纱，成为一种争权夺利的霸道集团。他们狼狈为奸，勾心斗角。时而勾结官府，包揽诉讼，包揽税收；时而又拒令抗官，保护本集团本阶级的利益。在一九二五年前后，县城内就出现三个豪绅集团，群众称之为“老虎窝”、“豹子窝”、“疯狗窝”。以后又出现地区性的“八大金刚”、“四路诸侯”。民国时期曾担任太和警备营长的高霞光，家中私设公堂、监狱，任意关押群众。一九二三年，太和北部豪绅，勾结一起，抗官聚赌，在豫皖交界处的张胖店大设赌场，邀集淮阳、周口、亳州等地数百名赌棍前来赌博，豪绅们每日从中渔利二千元（银币）。后因鹿邑驻军干扰，造成“炸会”，赌徒和赶会群众四处奔逃，茨河桥上拥挤不堪，落水一百余人，挤死淹死十七人，官方慑于豪绅势力，竟不敢过问。

杨虎城将军来到太和，按照当时惯例，首先接管了地方政权，任命该部军法处长李天午兼任太和县长。下车伊始，根据群众告发，即于农历十月十五日，逮捕旧县集的三大士绅——闪东川、朱月亭和张普。经过审讯，张普无罪开释。朱月亭罚款八千元（银币），闪东川判处死刑，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使境内豪绅，一时销声匿迹，不敢再兴风作浪了。

杨部来太和时，兵员不足，装备很差，给养大部取自地方。杨虎城将军采用了地方进步人士孙净庭的意见，对大中地主，土豪劣绅实行“捐饷”、“罚款”的办法，解决军需

供应，不加重广大群众的负担。

倪邱地主刁际昌，是清末廪生，也是县里著名塾师。派他捐饷二百元（银币），刁际昌抗拒不出，县政府派公安局督察谢登云前去催要，刁际昌又哄动村民，殴打了谢登云及其随行人员。于是杨部出动一个连，将刁际昌逮捕。县长李天午意见，把刁杀掉。后经地方人张鹤云、王鲁臣以刁“年老迂腐”关说，杨虎城将军命令释放。李天午虽执行了杨的释放令，但当堂打了刁二百“小板子”。

赵庙附近城子村地主王朝栋，因借给土匪四支手枪，以“资助土匪”的罪名罚交步枪一百支。光武附近的的老王寨村，地主颇多，驻界首的肖之楚部（一个师，当时属杨虎城节制）的四个逃兵，夜过该村，将携带的四支步枪廉价卖给老王寨。次日，四名逃兵在石槽集被抓获，讯明情况，以“私买军械”为理由，罚该村交步枪一百支。

杨军的捐罚政策，直接打击了大中地主阶级，因此参与此事的地方人士孙净庭便成为地主豪绅的众矢之的，他们给孙净庭送个绰号叫“油榨子”。后来杨军移防，孙净庭也遭方鼎英逮捕判刑。

杨军在太和虽然打击地主豪绅势力，但还是坚持区别对待的，而对于地方上进步知识分子，却十分敬重。如经杨部任命的教育局长张鹤云、财政局长孙净庭、第一高等小学校长李弼汉等，皆受到杨将军的礼遇，平时过从甚密，现在北京（全国政协委员米慎沉处）还存有杨将军与李弼汉的合影照片。对于地方上属于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杨军也加以争取。如老王寨的王鲁臣，保定军校六期毕业，杨在太和创办军校，请他出来担任教官。一九六四年，王鲁臣还向人说：

“杨将军礼贤下士，和我多次谈话。如果他不提前去南京，我也可能随军队去了。”王鲁臣的大哥王静臣，是清末廪生，在知识界很有声望，杨将军也曾把他请到军部，设宴招待，亲自作陪，意欲聘用。时王静臣已年届花甲，不愿出山，只好写诗辞谢。诗中说：“未亲虎帐蒙青眼，惜傍龙门已白头。”对杨将军的待人接物、道德风范，给以高度的评价。

三、清剿土匪

从二十年代初起，太和不断受外来的大杆土匪的抢掠。如一九二二年的张信国（老洋人），一九二三年的范秉新、杨鹤龄，一九二七年的王登献。每杆都有两三千人，他们破集据寨，烧杀淫掠。另外还有一些三五百人的小杆土匪，夜来夜去，打家劫舍。造成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杨军进驻以后，决计为地方清除这一大害。当时为害最大最多的是豫皖边界上一批亡命之徒。杨虎城将军指示驻界首的肖之楚部，以招募手段，把成杆的土匪收容过来。肖部随张出告示：携带十人枪来投者给以排长职务；五十人枪以上者给以连长职务。很快收集了一千多人。并从中任命团长、副团长、团附十余人。经过整编教育，大多数愿意改邪归正，还有一部分惯匪冥顽不化，企图反戈暴乱，与肖部发生武装冲突，结果被歼三百余人，肖部也牺牲官兵数十人。驻太和的杨军，与肖部紧密配合，清剿了太和境内的几股土匪，并将著名匪首“草上飞”、“大金川”等执行枪决。此事震动很大，群众拍手称快。

这次剿匪，对太和匪祸有着斩草除根的作用。在以后几

年内，虽然仍有大杆土匪骚扰，但本地土匪，一直多年未能复起。

杨虎城将军来太和之前，张宗昌、张敬尧、袁家骥、孙殿英等军阀部队都进驻过太和，他们军纪败坏，搜刮繁苛，群众恨之入骨。李庚堂部驻太和，群众不堪骚扰，纷纷告官，县知事张凤桥只好把各集镇的妓女都要来给他们享用。杨军进了太和，军纪严明，不准士兵随便出入民宅。每天都有纠察队上街巡逻，遇有违纪官兵，立即押送警局。杨虎城将军本人也非常重视军民关系。一次杨军在双浮集开军民联欢会，他骑马跑了三十里去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春节之前，杨部驻旧县骑兵都把马借给群众推年磨。

岁月流转，人世沧桑，五十八年过去了，太和老人对杨军仍然留着美好的记忆。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

感 怀 郭廷康①

世路崎岖可奈何，	盼将长哭代狂歌。
人逢别后心如碎，	事到多时梦亦魔。
富贵由来皆塞马，	钻营何故效灯蛾。
客中镇日唯高卧，	任尔风云枕底过。

①郭廷康，太和早期留日学生，民国后曾任太和县省议员。这首诗是他留学日本时作的。另有“透骨西风不忍背，只因它自故乡来”等佳句。

杨虎城驻太和时所办的 青年革命训练班

孔宣民

一九二七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十军军长杨虎城部，在河南商丘马牧集击溃直系军阀张敬尧后，进驻在太和休整，军司令部驻县城北大街天主堂。军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太和县长李天午是杨部军法处长。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魏野畴主持创办一期太和青年革命训练班，校址设在文昌宫，招收太和籍青年学员四十余人（全部公费）。我是该班年龄最小的学生。

当时同班受训的同学，目前还能记忆的有王学道、王松云、王象贤、于炳南、徐廷楷、徐象三、陈荫蕃、傅焕之、张普庆、张效礼（即张敬五）、张文卿、刘锡华等。教师有魏野畴、赵琴凤、匡厚生、郭乐三、孔从洲（炮兵连连长），还有几位姓名记不清了，他们都是共产党人（郭乐三、孔从洲是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人）。

政治课由魏野畴主讲，内容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以及中国当前的形势分析等；党史由匡厚生主讲，匡早年追随孙中山干革命，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军训由孔从洲担任；其他课程由赵琴凤、郭

（下转第9面）

回忆李弼汉与杨虎城一段往事

賈 學 海

一九二七年冬，杨虎城部来太和驻防，军部在太和北大街的天主堂。该部在太和驻防期间，对地方治安，行政，教育都起了一定的影响。杨虎城与公立高小校长李弼汉（高庙李寨人）相识，两人素来接近频繁，当时太和因经济拮据，又加以封建统治，教育事业极不发达。杨虎城看到太和这个情况后，随与李弼汉商议，开展扒庙砸神大运动。由于军政配合，便很快轰轰烈烈的行动起来，李弼汉首当其冲，将县内庙宇神胎大部砸毁，将庙殿改建成教室，庙匾改做黑板，和尚、道人、尼姑反俗归里。庙田收归校产。这个空前震荡全县的大运动，约半年之久才告以结束。于是太和各学校校舍校具大部筹建得焕然一新，如城内城隍庙改建为民众教育馆，西门关帝庙改建为贫民小学，文昌阁改建女子小学，北关关帝庙改建为贫民学校。

但是好景不长，杨军奉命移防。继而又来了方鼎英的军队。方军驻扎太和不久，地方和尚、道人、尼姑纷纷向方军控告李弼汉扒庙砸神及有共产党嫌疑等“罪恶”，又加上地方劣绅攻击，于是方即将李弼汉逮捕。次日在县府大堂前广场开群众大会，将李五花大绑押解到大会场。方军长即席讲话，宣布李的罪恶，又恶狠狠地说：“大会场里如有共产党

人，就要杀头。”我那时在县高小读书，也参加了大会，散会后，方军长命令将李弼汉由枪兵架出，去小南门外处决，霎时风声鹤唳，震惊全城，群众学生纷纷跪地哀求，一时解到杀场（现一中校址），街民仍跪道哀求，由于群众的强烈要求，李弼汉幸未予执行。约十几分钟，县长贾祝年（方军军法处长兼）开来包车，将李由刑场接回县政府，最后判李十个月徒刑，解送阜阳省立第七模范监狱反省。

（上接第7面）

乐三和其他几位担任。各位老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讲课简明易懂，深得同学爱戴。还经常循循善诱，给学员灌输爱国思想，传授革命道理，为太和播下了革命种子。在受训期间，杨虎城将军和南汉宸先生（南系鹿钟麟的代表、共产党员），都先后来班给学员讲话，鼓励学员好好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将来为国为民服务。

政治部的宣传员们，也经常在课外时间，和学员们谈话、唱歌，来启发学员们的进步思想，鼓舞革命斗志。有一次，我们请女宣传员谢葆贞、陆子素唱歌，她们唱工农兵大联合，三八制等革命歌曲。唱后，谢还风趣地说：“你们不要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呀！”大家都拍手大笑。不久谢葆贞同杨虎城结婚，陆子素同杨的参谋长结婚。在那时炮兵连的杜指导员还组织了青年革命研究会，我们有十余人参加，每日晚饭后，学习两小时，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可惜时间不久，随着政训班结业就结束了。

在开辟李兴区之前

梁 兴 华

(一) 接受任务

一九四七年元月上旬，我随骑兵大队到肖、永、砀、夏、涡北一带扫荡土顽及新成立的联防区，返回到亳县以北时，大队部交给我一份军区的通令，其中有调我出二分区，找徐子佩同志另有任务。随骑兵大队自亳县以西过涡河，到鹿邑县东南白马驿西北一带，找到部队，我便与通讯员郭永平同志将马匹交给了大队部，到分区报到。

我见了徐子佩同志之后，才知道已成立了鹿毫太县，因我与徐都是太和县人，所以调我回来开辟太和以北地区，这一决定是徐子佩同志向上级提的意见。地方人，对开辟本地区是有利些。交给我第一个任务是在未宣布开区前，先换便衣回家找地下党摸摸情况。

(二) 脱掉军衣换便衣

我将灰色粗布军衣脱掉，换上徐子佩同志给我早已准备好的一个黑色马虎灯帽，一件石榴皮沤的说黑不黑的粗布大棉袍子，一条半新的兰粗布棉裤及一条一托多长的兰粗布大带子，打扮成一个农民青年的样子，腰内暗插一支六轮子手枪，下午到了白马驿。